

# 赤子之心



## 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

陈丹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汽笛声高亢地响起，整个中国发出震耳欲聋的哀鸣。那时，我将要写到的故事里的人物都不在我身边，甚至我不认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。他们都是“独一代”，一代令人困惑并不知所措的中国新人，时髦、富裕、自我，经历独特，眼界开阔。因为四川，因为他们左胸上别着徽章，或者右腕上系着一条红丝带。这是青年志愿者标志，因为他们去做了，这一代人才终于令人刮目相看。

ISBN 978-7-5321-3581-3



9 787532 135813 >

定价：29.00元

# 赤子之心——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

陈丹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赤子之心: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/陈丹燕著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5321-3581-3

I. 赤… II. 陈… III. ①志愿-社会服务-青年先进人物-访问记-中国②抗震救灾-概况-中国-2008

IV. D432.62 D63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7689 号

**本作品为 2008 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，  
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**

责任编辑：谢 锦

封面设计：杨 军

### 赤子之心

——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

陈丹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：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w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4 字数 200,000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581-3/I · 2735 定价：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
T: 021-57780459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5.19—5.21: 哀悼日 .....       | 1   |
| 眼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1  |
| 干净的双臂 .....                | 47  |
| 大象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99  |
| 冲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35 |
| 徽章与红丝带 .....               | 153 |
| 突破陪伴者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75 |
| 一只背囊的重量 .....              | 187 |
| 2008 : 凌薇与降建新 .....        | 217 |
| 1996 年—2008 年: 漫长的曙色 ..... | 247 |
| 附录: 1996 年:《独生子女宣言》 .....  | 255 |

---

## 5.19—5.21: 哀悼日

汽笛声高亢地响起，整个中国发出震耳欲聋的哀鸣。那时，我将要写到的故事里的人物都不在我身边，甚至我不认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。他们都是“独一代”，一代令人困惑并不知所措的中国新人，时髦、富裕、自我，经历独特，眼界开阔。因为四川，因为他们左胸上别着徽章，或者右腕上系着一条红丝带，这是青年志愿者的标志，因为他们去做了，这一代人才终于令人刮目相看。

---

## 5.19—5.21:哀悼日

2008年5月19日：同心

下午两点开始，淮海中路上，百盛和巴黎春天的百货大楼里，就渐渐有人出来，聚集在地铁站外面的小广场上。人越来越多，街道上的车越行越慢。

在梧桐树叶间，能看到低垂在旗杆中间的国旗。

到两点二十五分，马路上立满了人，车也都停下来了。车水马龙，物欲蒸腾，终日喧闹不止的淮海路，竟然就这样静了下来。我竟然听到了人行道上拍照的记者的照相机，发出快门启动的微轻声音。

这是有史以来，中国第一个为所有地震死难者设立的国殇日。

大静突然降临淮海中路。

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百盛门口的大广告牌,那里的计时表,正一分一秒地接近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。

七日前的此刻,四川山河仍旧完好。

聚源中学的初中生们正打开电脑准备上课。

东汽幼儿园里的孩子们还在午睡。

旅游者在卧龙大熊猫基地的本地风情小摊前讨价还价,要买些羌族的传统刺绣品回家。

都江堰中医院的住院部大门里慢慢走出一个医生,他昨天值班,此刻才交班回家。

矿工下了井。

平武县那延绵的大山深处,两个村子隔河相望。

七日前的此刻,还有两分钟,就山崩地裂,生命在瞬间消失。

地震刚发生时,正是暮春的午后,天空不是很清澈,阳光如纱般稠重发黄。我丈夫打电话来,说地震了,让我先离开家避一避。过了十几分钟,他又打电话来,吩咐我可以回家了,震中远在四川的汶川——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名。那时我丝毫未意识到它将成为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名字,甚至未感觉到晃动。

而不远处我丈夫工作的报社，派往地震灾区的记者，已出发了成都。

淮海中路上，我看见女人们捂着嘴流泪，大大小小的购物袋靠在腿边。巴黎春天百货一楼的化妆品售货小姐在店门口站成一排，当她们埋下眼睛时，能看到那些年轻紧致的眼皮上，涂了各种颜色的新款眼影。当她们满含眼泪时，她们非常小心地眨着眼睛，非常职业地保护着脸上的妆。

警察脱帽致哀，露出一小撮翘起的头发。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，穿着一条皱巴巴的长裤站了出来，手里没夹着纸烟。他们这一对，从来就是淮海路上满面劳碌，面色最差的男人，大家最习惯看到的，是这两张劳碌烦恼的脸怒目相向，不过，此刻，出租汽车司机将车子停在街道中央，脱下帽子的警察，垂头站在红绿灯下。

星巴克咖啡馆里的旅游者放下孤星出版社的导游书起立。平时总在淮海路陕西路口向路人兜售 A 货的人，也终于不再满街追逐外地人和外国人，不再喋喋不休地报出手表和包包的品牌，即使是他们，也垂下了头。

淮海中路本是上海最个人主义的马路，人们怀着各自不同

的目的聚集在这里，熙熙攘攘。此刻，能看到微风拂动细微的丝带，红色的、黄色的或者绿色的，丝带系在各色汽车的右面后视镜上，系在各种各样的手腕上，甚至妇女手提袋的拉链扣上。红色的是志愿者的标志，黄色的表示为灾区的平安祈祷，绿色的表示你会去帮助别人。

我手里拿着一条面包，想到十八岁时的事。那一年，当我决定要去读中文系，父母很失望。他们觉得我应该去学医，学个实实在在的本事，于人于己，都好。现在，我想，也许父母是对的。要是当了儿科医生，也许我手里正在救一个聚源中学的孩子，而不是握着一块散发小麦香的面包。我多么想自己能为同胞做些什么，为自己几乎不能做什么而羞愧。

我想到那些已流离失所的四川人。他们的孩子站在土坡上，向救援人员行少先队礼，这是小孩子表示感谢的最高方式。他们的教师用自己的身体撑住楼板，愿自己的学生借以逃生。他们的老人实在不愿意再麻烦救援人员，宁可割腕自杀，也不让年轻人再出力救他了。他们的母亲拼死用身体护住自己的婴儿，希望自己可以与孩子死在一起。他们的高中生刚刚知道父母还活着，自己不是孤儿了，马上就请求爸爸去做志愿者，去救别人。他们的乡长先救别人，放弃了同样埋在瓦砾中自己的亲人。

和孩子。他们的孩子被深埋在教室里，用利物在纸上划，给父母留下遗言：爸爸妈妈对不起，下一世再做你们的儿子。

四川人原来这么好，他们知道怎么做一个仁义的中国人。

这样的同胞，让人实在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

中国人世代代，总是通过为死者做七，来安息死者，安慰生者。

此刻，四川地震后的头一个七天，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给予普通国民如此礼遇——世上所有的五星红旗都为哀悼死难者而降下了。中国人也是第一次有机会担当起公民的责任，也因此获得公民的尊严。

公民社会突然浮现，中国式的，但面目清晰。没人想得到，在共和以后的上百年，几代人的期待，它最终是在全国哀悼地震死难者，安慰国民的国殇日出现的。

我望着满街默立的人与车，相信大家都在想着四川。过去的一个星期。让我相信中国人亦可以万众同心，守望四川。即使是在淮海中路上，人们不能有福共享，但也能有难同当。想起来，这是 90 年代以来第一次，敢肯定看上去彼此如此不同的人，此刻想的与自己一样。

这是上海闹市的下午两点钟，从未有过的寂静，和温柔。

我突然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美国童话书。童话里写了一个蟋蟀，它在曼哈顿时报广场的地铁站里，吹奏莫扎特的乐曲。一只乡下蟋蟀的歌声，让和淮海中路一样喧闹的时报广场突然安静下来，微弱的歌声传遍整个广场，感动了时报广场上所有的行人。那些简单而动人的句子出现在我心中：人们闭上了喋喋不休的嘴，停下了匆忙的脚步，莫扎特的乐曲声如微风吹拂过金色的草地一样，吹拂过人们的头顶。纽约人的心变得柔软了。我从未想到过，有一天我能看到，在红尘万丈的淮海中路上，会出现童话里描写过的情形。

人性的庄严，人类彼此同情和担当的感情，曾被命运与生活层层掩埋，让人难以觉察。此刻它突然显现，如童话中莫扎特的乐曲声一样，吹拂在淮海中路的街角上。

三分钟。

汽笛声响起。

无数的喇叭声汇聚过来。14点28分到来，这是汶川大地

震发生的时刻。七天以后，整个中国为此发出震耳欲聋的哀鸣。

那时，我将要写到的故事里的人物都不在我身边，甚至我不认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。

魏菁在她的办公室桌前，对忽视默哀的同事怒目相向；陈丽媛的眼泪打湿了整张脸庞，她一边在心中诧异：自己还从未这样哭过；吴志雄正在赶往德阳医院的路上，只想能马上救人；陈太阳正在美国她学校的教室里，期末考试期间，学生们大都带着睡袋到工作间通宵准备考试，她收了同学们为四川的捐款一百块钱，承诺自己不光会回国过暑假时马上捐给红十字会，而且一定在暑假去灾区志愿服务；而我访问的那个年轻的商人，则将手按在汽车喇叭上，将自己的喇叭声混入徐家汇直冲云霄的哀鸣声中，他觉察到自己已坐立不安——如果自己不去四川做些什么，他连坐都坐不稳了。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去做。

他们都是“独一代”，一代令人困惑并不知所措的中国新人，时髦、富裕、自我，经历独特，眼界开阔。因为四川，因为他们去做了，这一代人才终于令人刮目相看。

2008年5月20日：知晓的力量

第一眼看到电视里出现被瓦砾埋住的孩子，整体垮塌下来

的学校、中医院和幼儿园，伫立在瓦砾中孤雁似的人们，还以为那是灾难片。

慢慢的，才意识到大地震的惨重。

第一次发现自己每天竟会花不少时间在网络上浏览，无名氏创作的诗歌正分分秒秒地涌上网路，感情在那些粗糙有力的诗句里奔腾而下。接着，听到在学校，在市立图书馆，在社区，人们组织了各种地震诗歌朗诵会，诗人和演员们，前去为自发聚集的听众朗诵在网路上发表的诗歌。

慢慢的，意识到中国人的文明是这么久长，这么有生命力。即使传统被破坏得如此深重，普通的中国人，在巨大灾难面前，最本能的感情表白，仍旧是诗歌。几千年来，诗言志的传统深入到中国人的本能反应里。

我也回到自己母校参加诗歌朗诵会。

站在大礼堂的木头舞台中央，发现，上一次我站在这里，还是1982年，我将要毕业的时候。毕业生的毕业晚会，我在这舞台上拉过手风琴。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唐山大地震的时候，我记得在上海、北京和青岛听到过无数小道消息。地震云是怎样的，人们是如何被活埋的，孩子如

何被母亲拼死相救，预制板是如何的夺人性命，八天以后，救援的士兵是如何发现生还者的，还有，警察是如何击毙抢银行的灾民的。

都是小道消息，轻声的，令人恐惧地在人们之间迅速传开，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，但这一刻，栩栩如生地复活。

原来那是一种孤独而且凄凉的感受，一种被刻意排斥的感受，一种被侮辱的感受。你想要知道到底唐山怎么了，那些人到底怎么了，但是你被告知的，只是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”这样没心肝的话。

实在想要了解，只能晚上偷偷收听短波。自 1972 年上海的李明反革命事件后，少年们个个都被惊恐的家长再三警告，不许听短波，更不许与人交流外国电台里的消息，十八岁的李明，因为听短波，又给外国电台写信，才会祸事上身，家破人亡。李明就是前车之鉴。

我尚记得自己紧紧贴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声音。在沙沙的干扰声里，听到的，都是外国电台的猜测。报纸上干涩而小心翼翼的新闻报道和外国记者各种悲观的猜测一起，加深了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恐惧：仿佛灾难降临到谁的身上，就是一件极为可

耻的事，一定要努力遮掩。而且，这世界上充满了敌人，注定会被恶意相待，也不会有人真会来相帮。

谁也不能信任——不论是外国人，还是外地人，所以，要封锁消息。

仿佛你是一个没感情没担当的动物，没资格了解真相。

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傍晚时，下楼去放垃圾袋，正好七点整。从四楼到底楼，家家邻居的门里，都传来中央台新闻联播开始曲那熟悉的音乐声。

这一次不同，新闻是开放的。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四十分，中央电视台已经打断日常节目，播出第一条突发新闻，报告了汶川的地震。四川卫视更是整日传达着灾区的各种消息。

我家楼下，即使是南昌路上那些时髦小店里，也都终日轻响着电台里从灾区传回的记者现场目击的新闻。电视里惨烈的画面和流泪的记者们充斥着画面，与安逸的个性小店气氛对比鲜明，却异常和谐。

中央台似乎比较准确，四川台最即时与可亲。网路上的消

息既多又快，只是不少都不靠谱，但并没人对它们动怒。各路报纸和杂志的记者都千方百计进入现场，震区很危险，但他们还是一拨拨地进去，发回各种目击记和记者观察。

将各种消息和画面拼在一起，这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四川。

汶川大地震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点 28 分发生，震动半个中国，遇难：69225 人，失踪：17923 人，受伤：374640 人，受灾：46240000 人。

我和我丈夫，年轻时都做过记者，要是现在我们在现场，估计我们也都不会愿意离开。目击和报告真相，是记者的天职。无论如何的危险与不可能，我们都是想要承担这个天职，才成为一个记者的。在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将两个人的藏书合并，发现有两本相同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作，1984 年时，她是我们共同的偶像。

但我们年轻时，从未有过这样恪尽职守的机会。

现在，看那些在现场的记者，情绪激动，风尘仆仆，在山崖上，在泥泞里，在帐篷中，握着话筒，拿着照相机，的确，他们大多更像实习生，满腔热情，但不够成熟，不够专业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使自己成熟。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